

2013年八月一日

公正批評三規範

朋友的規勸，評諫，固然是重要，但並非說全不能稱讚，鼓勵；不過，稱讚要無私，且出於真誠。於文學批評，更是如此。朋友之間的愛，固然是美好的，而對於文學作品的批評，更是近於汎愛眾而行仁，因為好的作品，影響讀者向上，怎能不說是好事？

英國十六世紀的戲劇，雖然沒有像現代的商業化，也未為從業者創造巨額財富，還是好生意。不過，當時的戲劇，基本上離傳統的道德劇還不久遠，承以娛以教的餘緒。就算如此，清教徒還是反對戲院，務求其關閉，至少曾把戲院限制於倫敦市區之外。群眾卻仍愛戲劇，也愛戲劇人。那時的劇作家，是詩人，文人，有的也兼作演員。

競爭無礙欣賞

在英國伊麗莎白女皇時代，當時最著名的天才劇作家，自然首推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其次，要數另一學院性型的章生(Ben Jonson, 1572-1637)，不僅有其影響力，而且其徒眾甚多，少年人以得列“章生之子”為榮。我們也不應該忘記，當時還有一個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也是才華橫溢的文學家，但他在與人格鬥中，不幸短命死矣，剩下章生與莎士比亞堪稱一時瑜亮。二人曾在倫敦的“美人魚酒肆”和“鬼魔酒肆”，展示文才。當時認為莎士比亞才思敏捷巧勝，章生遲而工穩。有人以為凡與自己不同的，就是錯誤，只顯其愚昧。

在1592年，莎士比亞二十八歲，就有人以文字表露對他的影射譏刺；如果說“嫉妒是最真誠的稱讚”，可見在倫敦戲劇界對他的成就已經受到重視。但章生並不落於嫉妒，還為莎氏說話。

推崇未掩批評

另一項問題，是凡與自己黨同的，就是好的，甚至可以昧良心，說偏私的話。這是氓痞會黨的下流作風，是政壇和文壇之羞。

章生觀察批評莎士比亞缺乏藝術，行文忘其底止。意思或指其忽略雕琢，是天才風發的通病，似也可用於李白，蘇軾。章生與莎士比亞相識相交，約三十年，不以莎士比亞去世告終（1616年）。

在莎士比亞崩逝以後，朋友蒐集其歷史劇，喜劇，和悲劇共三十七篇，為之刊行劇作全集初版，章生自然受邀作序。對於故友加以推重，說些好話，當然沒有諂媚或任何功利的嫌疑，全然出自真實的欣賞，敬佩，並且是內行人說的內行話，才顯得更加寶貴。

對你莎士比亞令名沒有嫉妒，
我為你的書和令譽作此長序；
我承認你的作品到如許地步，
沒有人或繆司能夠稱讚過度（1），
誠然這是所有的人眾目共睹。
但我不循別人頌揚故轍熟路：
因些微的謬詡可由單純無知，
雖然最為動聽卻是迴響有異；
或盲目的愛總不能有助真理
全然是出於摸索並機會驅使；
或機巧的偽作稱讚蓄有惡意，
存心要毀壞看來似是想建立，
或則像那些無恥的蕩女娼妓
讚美貴婦。豈能夠更損害無比？
但你是真確的超越他們無疑
遠過於他們的幸運或是缺失。
時代的靈魂！這樣，我就此啟始。
鼓掌，歡樂，為我們舞台的奇蹟！
我的莎士比亞，興起；我不排置
與晁叟，斯賓塞，或葆芒同列比（2）
更稍進一步，給你尋得個居處：
你是一座豐碑卻無需有墳墓，
因為你仍然活着，存在你的書，
我們有聰慧誦讀，能給予讚譽。
奈心餘力絀，因受我頭腦限制：
徒懷壯志，僅有不相稱的妙思。
如果我以為判斷只趨迎當代，
定會把你並列為今世的同儕：
論說你如何超越黎列的光芒，

勝過啟德或馬洛的有力篇章(3)。
我不說你對古典文學的成就，
你僅略曉拉丁希臘文更有限，
但提說哀思奇勒盛名如雷傳，
尤睿披迪和蘇腓克勒能再現(4)，
派渠弗，哀可秀，辛尼加等古人(5)，
若再活起聽你悲劇高靴足音
或着喜劇軟鞋現身舞台為震(6)，
盡都不敢並比剩下唯你獨尊。
讓驕慢的希臘或高傲羅馬佬
露面出頭走出其已寒的灰燼，
我們不列顛有一人能以誇勝，
使全歐洲都肅敬並俯首稱臣。
不僅喧動一時，他是屬於永恆！
如所有繆司會歷久仍然常青，
似阿波羅使我們得妙音悅耳，
或像善韻信使水星傳送美聲！
大自然為自己作的設計高興，
歡喜披戴他所作的衣衫榮形，
如此華美的紡成適宜的編織，
她從未曾賜予別人這樣才情；
希臘人嬉戲阿俚斯多芬低鄙，
德倫工整，蒲勞塔機智無足奇(7)，
顯得陳腐過時並遭受到廢棄，
因為他們不足稱自然的族戚。
也許我不能說全歸功於自然，
溫和的莎士比亞確也有技藝；
雖然詩人必須具有天然品質，
還需有藝術表現其風采形式。
當他決定寫不朽詩章並落筆，
必須同你一樣的要流汗爭持，
待達到熱度交付錘煉的繆司，
以他自己的構想使具有形式；
想望的桂冠或竟然贏得譏刺，
好詩人不僅出天生也經磨礪。
你也復如此。看兒子必肖其父，
作為後代你要經歷同樣道路，
莎士比亞的思想和光朗風度，
表現於合宜轉折並真實格局，

有時他似乎在奮擊搖動長矛，
無知者看來只不過炫威揮舞。
可愛的亞文天鵝！是何等景象，
看你顯現在我們的江河之上，
泰晤士河岸上重見你的飛翔，
像驚眩伊麗莎白和雅各一樣！
且住，我看見你在這一個半球
在夜空建立起星座(8)行進發揚！
你詩人的明星，發怒發光影響
斥責或鼓勵這已衰微的劇場；
從你離開就陷入了暗夜哀傷，
白晝的寄望，惟在你強烈明光。

稱讚不涉嫉妒

要進步必須接受批評，對人對工作，都是如此。拒絕批評就是拒絕進步。只有神不能進步，人並不是神。

在這詩序中，作者對莎氏極盡推崇，而絕非盲目頌揚，顯有見識且無虧於誠實，成為評論莎士比亞最中肯的不朽名作。章生詩序的可貴，在我們後人看來，也許比當時的人更為清楚。長於古典文學的章生，不僅認為莎士比亞勝於本國的詩人，甚且高於古典作家。當然這不是假冒為善之輩“互相受榮耀”的惡劣行為。因為這不僅是由於友誼，也是文學是的公義，更可以介紹好作品，啟導眾人。

莎士比亞兼涉生意和文藝，而且表現在生意上精明，計較但在文學方面，則頗少批評別人，更少涉爭議，也許這是章生稱他為“溫和”的原因。

人有一種不合邏輯的惡性傾向，好像說別人好是承認自己不行，或把自己比低了；更糟的是以為說別人不好，等於自己好。這種奇怪的毛病，可能得稱為“該隱綜合病徵”，也許該稱罪源。

莎士比亞的作品，表露出其對聖經很為熟悉；所有他已知的劇本中，都蘊涵聖經中心思想，並直接間接引用聖經，而他用的該是日內瓦譯本聖經，帶有註解，有夠清晰的清教徒信仰。我們當然無法作定性定量分析，確定其受清教徒思想有多深，但可誠實的說：莎士比亞的作品，能夠達到那樣高度，因其有更高的源頭，就是聖經。

法國名作家雨果(Victor Hugo)說：“英國有兩本書：聖經和莎士比亞；英國產生了莎士比亞，但聖經產生了英國。”確是不朽的名言。

注：

1. Muse 是希臘神話中的靈感女神，在希臘文為 *Mousa*，於拉丁文作 *Musa*。其母為 Mnemosyne（記憶）共育有九姊妹：以 Calliope 居首，其餘有 Clio, Euterpe, Thalia, Melpomene, Terpsichore, Erato, Polymnia, Urania 等。主要是給詩人靈感，後來擴展包括文學，歷史，情詩，藝術，天文，科學等範圍，傳說各異。譯者於原文擬人為 Muses 時依例作“繆司”；原文在敘述作用時寫為 muses，則譯作“妙思”，讀音近似，而可區別。

2. 英國著名詩人 Geoffrey Chaucer (c. 1342-1400)，Edmund Spenser (1552-1599)，Francis Beaumont (1584-1616) 三人均葬於倫敦西大教堂。莎士比亞則葬於故鄉亞文河上的司托浮鎮聖三一教堂。有人以為三人應該讓位給更偉大的莎氏，章生不作此想。

3. John Lyly (c. 1554-1606)，Thomas Kyd (c. 1557-c. 1595)，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 均為當時普遍稱揚的劇作家。

4. Aeschylus (525-456 B. C.)，Euripides (484-406 B. C.)，Sophocles (c. 496-406 B. C.) 三人為古希臘著名悲劇作家。

5. Pacuvius (c. 220-130 B. C.)，Accius (170-c. 86 B. C.)，Lucius Annaeus Seneca (c. 4 B. C. -A. D. 65) 三人為羅馬著名悲劇作家。

6. 高靴是希臘悲劇角色所着，軟鞋是喜劇裝束，二者顯明莎士比亞的悲劇喜劇都超邁古代著名劇作家。

7. Aristophanes (c. 450-c. 388 B. C.)，Terence (195-159 B. C.)，Titus Maccius Plautus (c. 254-184 B. C.) 均為古代最著名的諧劇作家。

8. 指天鵝星座 (Cynus)。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